源於奧運

李漢源

申辦奧運會?

啟德體育園開幕後，香港的體育盛事接連不斷，包括將於11月9日開幕的全國運動會，運動迷和香港市民都在熱切期待這一天的到來。此時，坊間也有團體乘勢倡議以大灣區申辦2036年奧運會，對於我們的體育媒體人或大灣區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但申辦奧運會是一項重大任務，需要考慮的因素實在太多。

自2016年起，國際奧委會（IOC）已經從過去各城市競投的方式轉變為私下協商的模式。在申辦2024年奧運時，洛杉磯與巴黎之間的競爭顯示，無論選擇哪個城市，都會對另一個城市產生負面影響。最終，經過協商，2024年由巴黎主辦，2028年則由洛杉磯主辦，並在2021年宣布2032年將由澳洲布里斯班主辦。這表明非公開商討哪個城市主辦就在IOC官員走訪潛在申辦城市當中默默進行，這樣亦對城市有好的影響，例如布里斯班便足足有十年時間準備奧運會。

而現時分析申辦2036年的情況，自2024年巴黎奧運後，愈來愈多的城市表現出申奧的興趣，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巴黎的成功主辦模式能夠節省資源，從而擴大利潤，與以往自1964年以來每屆奧運平均赤字達20億美元的情況大相徑庭。現在申辦的城市都明白，只要計劃得當，便有可能實現名利雙收。如是者，欲申辦2036年的城市數量可能會達到雙位數，包括韓國、印度、印尼、土耳其、卡塔爾、南非、匈牙利、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其中，印度目前正積極與IOC接觸，力爭成功，到底最後2036年主辦城市花落誰家呢？IOC亦公布，對於決策主辦城市，將評估當地的基礎設施、經濟穩定性、可持續性、政治穩定和社會共識等因素，申辦者眾，相信即使有規範下IOC亦相當頭痕。

就中國而言，至今尚未公開申辦2036年奧運會。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來，中國在世界體育舞台上嶄露頭角。筆者報道過超過十屆奧運，認為2008年奧運會是最成功的一屆，並且2022年冬季奧運使北京成為全球第一座「雙奧之城」。申辦奧運會的潛力在中國的多個城市中都存在，特別是上海、成都、重慶等城市擁有足夠的設施和經濟能力。國際奧委會前主席巴赫曾表示：「奧運會的大家庭永遠歡迎中國。」

目前，中國有足夠的時間考慮是否申辦2036年奧運，而大灣區的申辦也可能是中國考慮的選項之一，或許在大灣區粵港澳主辦全運會之後，大家就會看到我們的體育園作為今次主辦的一部分，是否能再上升至更大的舞台。

方寸不亂

方芳

周驄真情遺愛人間

資深演藝工作者周驄（驄叔）生前演過逾百部粵語片，與謝賢、胡楓、曾江等均為同期當紅小生，退休前更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的「御用爺爺」，獲得過「萬千光輝演藝人大獎」，驄叔德藝雙馨、扶掖後輩、關懷社群、遺愛人間。

粵語片年代，周驄與蕭芳芳合作過多次，幾十年來，芳芳管他叫「師兄」，原來有段故。1965年拍一部武俠片，周驄和芳芳戲裏演師兄妹，芳芳在戲裏聲聲「師兄、師兄」叫得甚歡，然而，戲外大家拍片忙碌，沒私下來往，但逢其他場合碰面，芳芳還是聲聲「師兄」叫得樂開花。在芳芳的印象中，從未聽過師兄講過一句「粗口」，當年在片場，沒有男一號不講粗話的，師兄就是例外的一個，他斯文淡定，憨厚老實，雲淡風輕，溫文爾雅。

當年師兄總是很有耐心跟小師妹聊天，有次話題是談論演藝人的專業修養，在師兄的儒雅感染下，芳芳拋出一句「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意思是有人不做這件事，並非他能力不足，而是主觀上不想做而已；如此高深的解讀，令師兄大為驚嘆，小師妹年紀輕輕，竟然才情兼備，正是師兄的欣賞，大大滿足了芳芳的虛榮心，從此，她就認定了這位「好師兄」；芳芳笑說：「回想當年自己拋乾瘪的書包，實是年幼無知，日後在場合碰上，師兄又會把這番話逗自己，憶故人，說往事，願師兄一路走好。」

驄叔在演藝圈人緣甚廣，在公職上極具領導才能，他是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影聯會）的前會長，德高望重，團結了廣大電影工作者，驄叔熱心會務、關心會員、出心出力，自年前太太去世後，他的健康每下愈況，已減少公開亮相，但仍不忘為影聯會建言。在驄叔喪禮上，影聯會一眾理事及演藝界朋友，白茵、羅蘭、鍾志光、吳雨、陳慧珊、張國強、田啟文、羅樂林等，緬懷其對藝術的熱忱和社會貢獻。

其實驄叔的社會貢獻，不限於影視界，他與工聯會淵源甚深，上世紀六十年代，工聯會籌建工人俱樂部，影聯會的周驄動員演藝界同仁為工聯會義演籌款，並見證了工人俱樂部的成立，他曾深情表示，俱樂部一磚一瓦，有他一份力量；工聯會紀念55周年，委託影聯會策劃製作舞台劇《歲月的風采》，時任影聯會理事長的周驄，又親力親為，走到台前幕後；直至工聯會70周年會慶宣傳片，仍看到驄叔的身影，他一生以演藝工作者的真情，為勞工團體傾注了溫暖和愛。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梁福元聚福之人

如果我們善於運用自身環境的特點，透過不懈的努力，成為與眾不同的優勢，這將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門。例如，香港新界元朗十八鄉的原居民梁福元，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了這位新界奇才。

他生長在新界鄉村地區，自小天天看着牛耕田、馬食穀，與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為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與所有的鄉村子弟一樣，父生子，子生孫，延續家族血緣的傳承，可能平平凡凡地過一輩子；但梁福元有一點不一樣，他喜歡種荔枝樹，荔枝樹改變他的人生。

與所有的華南傳統農村生活並無二致，祖屋的前面有魚塘，後山有果樹。少年的梁福元目睹一場颱風過後，樹木倒下，水土流失，為鞏固泥土，他想種荔枝樹，最初只種了十幾株，荔枝成熟時，分贈給親朋好友而已。1984年與兄長梁新發一起開墾種植荔枝樹，大約有100畝祖先留下來的農地，梁福元命運的轉捩點在1994年；斯時，華南農業大學校長和幾位教授研究優質果苗，來「大棠荔枝園」參觀交流，校長建議開放給市民休閒假日的好去處，改名為「大棠悠閒農莊」，並寫推薦信囑咐梁福元到華南農業大學進修果樹專業，梁福元自詡是鄉下仔第一次出城，背着背囊搭車到廣州，跟了兩位教授學荔枝和龍眼的優質種植技術。由於他只能星期五、六、日到廣州上學，所以需研讀3年課程。畢業時他與魏耀源教授合寫了一本《研究荔枝龍眼》的專書。

世界各地政府呼籲愛護地球要環保、減排、循環再用的口號，梁福元緊貼時代的脈搏，採用沒有農藥、沒有激素、沒有重金屬殘留，循環再用的有機肥料，種植荔枝、龍眼、葡萄、菠蘿、黃皮、蓮霧、香水檸檬……於2000年更名為「大棠有機生態園」。

梁福元從40年前的100畝土地，發展到現今的2,000畝，他統合了附近幾個村莊的私人土地，同時增加本地的就業機會，現在有過百位員工，擁有500隻羊、200隻孔雀、6隻鴕鳥等大約1,000隻飛禽走獸，收集牠們的糞便發酵後成為有機肥料，循環再用。梁福元以行動實踐了愛護地球。管理2,000畝的動植物有機生態園，俗話說「力不到不為財」，他凡事親力親為，兼有經營才能，成就了他的農莊王國。

2017年山西省政府和山西商會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特訂製了一尊20呎高的關公銅像，從山西運到香港在遮打花園展出3天後，經高人指點移師至「大棠有機生態園」供市民膜拜。而我的朋友汪裕祖先生有近兩千件的古文物，也移師到「大棠有機生態園」供市民參觀。

梁福元有勤勞務實、熱情好客的鄉村人本色。正因有此本色，加上天時地利人和，他的福氣有如江河匯聚滿滿。

●1994年，大棠荔枝園首次舉辦任摘任食荔枝，時任布政司鍾逸傑爵士（中）亦蒞臨採摘，在旁是梁福元（左）和梁新發（右）。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孔慶武

小賣舖

小賣舖過去叫代銷點也叫小賣店。我們喜歡叫小賣舖。就像鐵匠舖、裁縫舖，這些名字在村子裏格外受到歡迎。

家家戶戶都和小賣舖的老闆熟悉，老闆也會在你購物時免費送上一個微笑。除了村裏人家需要的煙酒糖茶，還有一些過路人也會來買東西，來的次數多了，被稱為回頭客。石破爛是回頭客中的常客，也是方圓幾百里的破爛王。能被稱王者自有異人之處。

石老大有8個兄弟，每天趕着8架小馬車，經賣舖門前打馬而過。空車出，滿車回。魚貫而行秩序不亂。頭天夜裏定好去哪裏。第二天，天蒙蒙亮8架車、8匹馬、8兄弟已經趕早出發。或是到東金礦、或是到西鉛礦、或是到北邊玉石礦、或是到南邊碼頭。總之，去的都是富得冒油的地方，收回的物件，說是破爛，但裏面真有不少稀罕物。有一次，兄弟中的老三，按破銅價收了個純金聚寶盆。老四、老五、老六這3個哥收的都是古董類，別人當做扔貨，都去揀金銀銅鐵去收，而這3個哥起初見了甜頭，後來再給低價就不那麼好收了。老大、老二穩坐釣魚台，收來的物品有金沙塊等硬貨。剩下老七、老八這兩個老疙瘩揀些雞零狗碎也夠過日子。只幾年工夫，8兄弟就發了家。在人前走路大搖大擺，嘴上叼根煙捲噴雲吐霧，看人用額頭看，用眼看也是斜着眼睛看，一副財大氣粗的樣子。

別人見了哥幾個煩，小賣舖老闆李老黑見了樂。

每次哥幾個起早走，傍晚回。一路上鞭哨響，馬脖子上的鈴鐺也響，哼着小曲不停地唱。到了小賣舖老闆早已準備好酒、肉、煙、茶、撲克、色子等。酒是散酒中的老白干，需燙熱；肉是醬牛肉，切成片；煙是大前門；茶只能是花茶了（本地不產茶）。

別人模仿，收了東西卻成了沒人要的破爛。而石家8兄弟早已改行，在城裏開了店舖開酒樓，吃住玩一條龍。8兄弟已經是城裏有名的富商，據說他們手頭囤積的金沙石、古董字畫能夠買下整個龍門鎮。

李老黑的小賣舖細水長流地開着。春節一副對聯，正月十五兩盞燈，日子一天天過，每天都有三三兩兩的進項。村裏人都成了老客，路人多半是過客，也有少數的回頭客。有一人例外，他沒在小賣舖停留過，每年五一之後來，十一之後走，在村裏他是李老黑唯一的競爭對手，李老黑又奈何不了人家。此人姓王，人稱摩托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能騎上摩托車，恐怕不亞於今天的寶馬奔馳，可是見過騎摩托車賣冰棍雪糕的，你還見過開寶馬奔馳賣冰棍雪糕的嗎？一定沒有。

摩托王騎的是重慶輕型小摩托，使用腳蹬，不用燒油也可以跑。每次來時，冒着煙載着貨，賣完貨悠閒自在地蹬着車子回。每天生意都特好，1分錢、2分錢的冰棍冰磚，5分錢的雪糕賣得搶手。沒錢不要緊，孩子可不能饞着，要是哭壞了嗓子可不是小事，沒錢咋辦？拿雞蛋換啊。雞屁股不就是錢罐子嗎？誰家的雞窩裏老母雞被攆走了，準是這家的娃娃要買雪糕冰棍吃了，所以每次摩托王的雪糕箱裏白色棉被來的時候壓着雪糕冰棍，返回時裝的全是紅皮新鮮雞蛋。李老黑的小賣舖不賣雪糕冰棍，只有汽水香檳。沒有冰箱吃了大虧，眼看着花花綠綠的票子裝進了摩托王的腰包。後來，摩托王年紀大了，騎不了摩托車就再也沒有來，關於他的身世也始終像個謎一樣籠罩在村人的心中。那久違的摩托車還有清脆的「嘀嘀」聲，一起不見了。

小賣舖還在，李老黑的皮膚還是那麼黑，笑起來牙齒還是那麼白，他的微笑還是免費的。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異香不是香

新聞不說不知道，有種含有重金屬、有毒物質的廉價手機殼，是由醫療廢物和電子垃圾處理後注塑成形，開封後散發出撲鼻的塑膠氣味，不止令人難受，就是握在手中，肉掌緊貼過機殼之後，也會令手掌受到感染而歷久不散，對人體更有超乎想像的傷害。

最恐怖是男性長期使用帶毒機殼的手機，還會影響精子質量，導致不育已經不得了，一旦質劣到影響嬰兒、一旦產生弱智畸形的後代，問題更嚴重了。

從而想起，除了手機殼，其它類似刺鼻氣味的塑膠產品，又會不會與廉價手機殼出自同一「胞胎」；無可懷疑，這類產品，一定也可能在某些塑膠拖鞋廚具甚至各種類型塑膠兒童玩具中出現過，今後購買任何此類產品，是不是也得事先有勞「鼻老哥」索一索才安心？都是成人小兒口腔手足皮膚經常密切接觸的用品呀！

●正常的東西不刺鼻。 作者供圖

何止惡毒氣味令人難受，有些上述產品，尤其是花樣繁多的食物，開啟封套時噴發出來的，還是一股幾乎中人欲嘔的「清香」，可不知又是來自哪一類廢物怪胎；到底是無知廠商為吸引顧客加料設計，還是刻意選用了某種減輕成本而有毒的「香氣塑化劑」？

不止臭可怕，其實香也可怕，日常用品之外，拆封後散發出濃烈香氣的糖果餅乾，近年就多到數也數不清，這些香氣當然不是來自餅食本身，而是出自加工過的香料，同時未必全是食用香料，有可能還是工業香料，香料通常列入所謂「無出產廠名/無廠址/無使用限期」的三無產品，法律管不到，零食廠商有知或無知，為了爭取更大市場，食品中大量使用亦不出奇。

日前買過一種外國提子糖，獨立包裝、名貴、細到半個指頭一顆，還沒完全撕破錫紙包，裂口處已經直衝出一股濃烈異香，吃了小小一顆，那種氣味就是齒頰「留香」到半日也水洗不清，還敢再吃嗎？

欣有靈犀

王欣

啟德體育園

最近，不斷從朋友那裏聽到啟德體育園的名字，他們紛紛邀約我去看表演和比賽。喜靜怕鬧的我，被拉去看了幾場表演，竟被熱鬧的「啟德」深深地感染一番。

海內外的娛樂明星和體育明星隊，紛紛來啟德舉辦演唱會和球賽，每次舉辦活動均一票難求。據悉，利物浦、AC米蘭、阿仙奴和熱刺4支英超與意甲勁旅，將先後於本周六及下周四在啟德體育園進行「香港足球盛會2025」，不少內地的球迷也提前來港準備觀賽。

還記得上月底，台灣歌手周杰倫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一連3日舉辦演唱會，有上海的好友不遠萬里坐飛機專程參加，她說，除了因為自己是周杰倫的粉絲之外，更想體驗一下在香港這座最新的體育館內看演出是怎樣的感覺。

好友說，香港果然是一座國際大都會，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聚集於此。在盛事舉辦期間，啟德體育園座無虛席，觀眾們氣氛熱烈，周邊的軟硬件配套得當，果真名不虛傳。

啟德主場館是園內核心設施，可容納5萬名觀眾，配備開合式上蓋和靈活的草坪系統，可轉換不同表面，可全天候舉辦不同類型的文化慶典、體育盛事、戶外演唱會等活動的首選地點。

於我而言，我一直都覺得香港是一座令人安心的城市，而在啟德體育園，得到了更好的驗證。周杰倫演唱會當晚，我們一行人在啟德附近下車後，就見到交警在疏散人群、指揮交通。我們不知道怎樣走進場館，於是幾個交警「接力」地為我們指路，讓我們在最短時間找到通往場館的最近的路。

場館附近，多名身穿指定服裝的現場工作人員忙着為大家指示各個入口。雖然入口眾多，但根本不用擔心迷路，還沒等我面露疑惑，就已經有人走過來幫我檢查票上的入口牌號，再面帶微笑引領我過去。幾乎每隔幾步就有工作人員的「人肉」指引，方便又貼心。

在現場，我被全場觀眾的熱情所感染，優質的燈光和音響效果為現場觀眾帶來極大的感官享受。演唱會上，無數光束時而化作輕盈的泡泡、時而如水墨般暈染開來，懸浮於人群之上；萬人合唱的聲浪，在耳膜和視網膜上撞擊出最盛大的回響。這已經不是感官的盛宴，更是在這光與聲交匯的奇點中，靈魂被捲入風暴中心，與永恒的音樂共振不息。

祝願啟德體育園盛事接連不斷，為香港文化藝術事業的長足發展增添新的動力。

琴台客聚

伍呆呆

「龍爹」

我自小隨父親跟着他的單位四處搬遷，有時在學校只讀一個學期，連同班同學都未全部認識就又要轉學，及至長大，上過的學校不少，熟悉的同學卻是屈指可數，大概是朋友們裏唯一沒有參加過同學會的人。

因此，此次到福建平潭島采風，何龍邀請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起參加他的同學會時，我便爽快地應承了。

我與何龍是在廣州認識的，那時我剛放棄經營公司，從業餘練筆轉為職業寫作。何龍時任《羊城晚報》副刊部主任，業內傳說他是一個很嚴苛的人，對作者、對文字要求極高。因此，當我投給何龍的幾篇隨筆文章被全部採用，在副刊專欄發表的時候，我一下子就對自己的文字充滿了自信，亦對何龍的認可充滿了感激。此後十年，我成了香港文匯報的專欄作者，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隨筆集子，寫的動漫連續劇在央視少兒台和幾個省電視台的少兒頻道相繼播出，我的小說改編的電影也獲得了國際獎項……我與何龍還一直僅是在網絡互動的編輯與作者，直到他受邀參加廣東省作家協會為我舉辦的作品研討會，我們才在認識十年後第一次見面，並一見如故。

何龍一向在文學評論界以尖銳、坦誠著稱，許多作者聽到他的名字就會心頭發怵，我也不例外，見面時對他高大英俊的外表視而不見，只怕他會厲色疾言。然而對於我的小說和電影，何龍卻給予了肯定，批評起來也是溫和的，他是少有讀懂我在作品中表達的寓意的人，感動之餘，我與其他朋友一樣親暱地稱他為「龍老師」。

與何龍相識後，聽一些與他熟悉的老朋友說，青年時代的何龍鋒芒畢露，也是恃才傲物的，他曾在海軍部隊服役，又以當年福建省語文單科第一的成績考上了暨南大學，後又獲得暨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才華橫溢的青年何龍自然是有恃才傲物的資本，且值得張揚的。在我識得何龍的時候，他已被歲月打磨成了一塊溫潤的古玉，對年紀比他小了許多的我，如兄如父，無論生活中或是學問上都十分包容，乃至縱容，既不「傲」，也無傳說中的「鋒芒」。因此我亦能在「龍老師」身上學習許多，他靜時是一個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動時思維敏捷，邏輯嚴密，一開口就是千軍萬馬，與人聊文學、論哲學、談時事，鮮有能勝過他的。因此，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請何龍去任客座教授給學生授課，該是如獲至寶吧！

我們去參加的是何龍高中畢業50周年的同學會，有朋友取笑我們混進了「老同志」的隊伍。在「老同志」的隊伍中，聽着他們唱的過去的歌，朗誦的寫的過去的詩，穿越歲月的塵埃，我被帶回了屬於何龍們那個久遠以前的鮮活的時代，看到了一群渾身散發着青春氣息的少男少女，滿懷憧憬，充滿希望……這已是我第3次登上平潭島，這群平潭人仍舊給了我最深的感動。

何龍感嘆「歲月如颱風」，我便想起了平潭島那些石頭厝上的風磨石，它們穩穩當當地壓在屋頂，守護着常被颱風肆虐的建築。平潭島的兒子何龍也像那些風磨石一樣，遠離故鄉，卻無時不在守護自己的故鄉，也隨時隨處守護着他熱愛的文學、守護着自己的初心，亦時時處處守護着身邊他的親人和朋友們，使人感到安心。這樣的何龍身上又充滿了時下流行的「爹味」，他因此便愈加為我們所喜愛，由「龍老師」變成了我們的「龍爹」。

●「龍爹」在同學會上發言。 作者供圖